

# 攝影臺灣

1887年~1945年的台灣



攝影  
彩  
臺  
灣

曹容



# 攝影臺灣

編輯 雄獅美術編委會

發行者 李賢文

出版者 雄獅圖書公司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二一六巷三三弄十六號

劃撥 一〇一〇三七號

電話 七五二三四七六  
七五二三四七七

製版者 立全彩色製版公司

印刷所 立辰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哈密街45巷  
1弄21號

定價 一一〇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  
三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〇〇五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攝  
彩  
臺  
灣

曹  
容



# 序

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受清廷批准，開始修築台灣第一條鐵路，這是台灣現代化的第一步。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台灣被割讓進入日據時代。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光復進入民國時期。這本攝影集子便是台灣從一八八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約六十年間的這一段歷史的縮影。

本書所收的一百五十幀珍貴圖片，是從二千多張照片中苦心選輯成的。關於資料來源，除了國內各地圖書館與本社的收藏之外，我們要特別感謝謝國城先生、李乾朗先生、莊伯和先生、李朝進先生以及好幾位私人朋友的提供，使我們得以藉著這本書，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台灣樸實剛毅的子民如何走過這一段坎坷的歷史。

在這本攝影集子裡，依編排的秩序是市井百姓各行各業的生活：有盛裝的婦女士紳，也有更多埋首農事和手工藝的淳樸勤勞的壯丁婦女；有節慶婚喪，街頭景觀；抗日義軍當年被搜捕的景象；交通工具、民居、公宅、庭園、城樓等建築物舊時的風貌，以及台灣原始住民的生活習俗等等。

我們編成這本「攝影台灣」，不僅是紀念這一段歷史，更該記取的是先人爲了建設台灣「筆路櫟樓，以啓山林」的拓荒精神，歷萬難而終能克服的刻苦精神。

本書封面承台灣書法名家曹秋圃先生題字，復蒙台灣史學者、台北文物、台灣風物主編王詩琅先生撰文介紹，台灣年輕一代對建築民俗頗具研究心得的李乾朗先生參加協助本書編輯校正，特此一併致謝。

# 臺灣社會的變遷

□王詩琅

台澎密邇中國大陸，事實上自昔也跟中國大陸成爲一體，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可是具有真正記錄的歷史，却是在近世的事，距今只有四百年左右。誰都知道，主要的住民除了少數的平埔族、山地族的先住民之外，大多數都是來自閩粵兩地的漢人。因此，今日正在欣欣向榮的這個蕞爾小島，也可以說都是他們辛勞開闢出來的天地。

台澎在短短的四百年歷史中，統治的主權幾經變遷。首先，元明時於澎湖設巡檢姑且撇開不談，就是荷蘭竊據全台的三十八年（包括西班牙十六年）；繼而有明鄭復台後的二十三年；清代最長的二百一十二年；再則是乙未割台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五十年又四個月；最後才是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現代。荷蘭、西班牙及日人的兩時代，都是異族的統治，明鄭是復明反清的根據地，清代則視台澎爲化外之地，他們都不重視台澎。而其統治範圍由時代及開發情形不同，荷西兩國及明鄭的統治都是限於南台、或北

台的一隅，範圍很小。到了清代始漸由南而北。近世日本統治的，全台灣都在掌握中，統治力才能够完全發揮，遍及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當然每當主權的遞嬗時，不但政治、社會機構都要改變，每一個人的生活面也自然隨著發生變化，這和其統治時代的時期，期間的長短，以及統治力的強弱都有莫大的關係。這些我們從今日所能看得到的、聽得到的遺物、資料等物也能够窺見，不過較古的雖然也都能知道，可是由於文獻資料不多，當時的情形也難詳盡。

只以昔時異族統治時代的遺物而言，目前荷據時代遺物及資料最少，較著的遺物只有熱蘭遮城、赤嵌樓、新港文書，最大的資料有揆一的「被閑却的臺灣」以及在荷蘭海牙的檔案等。西班牙統治遺物更少，有淡水的紅毛城、基隆的社寮島、番字洞等外幾乎是沒有，其所遺地名有三貂嶺、淡水河等。日據時期則因屬近世，相隔也祇有三十多年，所以各方面遺物及文獻資料均甚豐富。單就我們日常生活來看，觸目皆是，而且也可以從此來窺見異族統治者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生活形態侵入我們的生活之深，無可言喻。譬如，刺身（生魚片）、味噌汁（豆醬湯）、澤庵（鹽漬蘿蔔）、天麩羅（油炸物）等都已成了我們飲食生活的必需品。至於公廨及住、行等屬於當時的遺物，更是多得無法計數。

任何時代，任何生活樣式，都是跟著政治方式、社會形態不斷地在改變，這是萬世不易的道理。光是本省光復之前和之後這個臺灣的大變動時代，各方面顯著的變化更不消說了。少如禮節一項來說，最尋常的親戚朋友見面時和拜年時，日據時期隆重的雙方是要深鞠躬，簡單的只點點頭而已；可是光復後大都恢復了日據前我們固有的禮節，不但打揖，時而還要加上行洋禮，握握右手。

前已提過，日據前後在本省是一個變動最厲害的大時代，當時一切封建氣氛尚很濃厚，不但政治、經濟遵循古制，社會生活更是唯古風是尚。臺灣改省，劉銘傳主台後，在洋務運動影響下，急起直追，佈國防，刷新政制，建設鐵路，舉辦清賦等等，在各方面均有新猷；可是積習殊非一朝便可以革除，所以到乙未割台前夕，儘管現代化（即西化）聲浪震天價響，但一切祇在起步階段。乙未割台後，日當局爲把臺灣改編，易於統治，便於搾取成爲他們的獨佔市場，建立爲殖民地體制，乃力圖切斷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頒法令，佈政制，樹立統治機構，從事土地、林野調查以及財經的改革、教育、文化、交通、經濟的殖民地型建設，並採取各種必需的因應措施。社會方面的固有傳統初則在「尊重固有的風俗習慣」的政策下，不予干擾，事實則是他們無暇顧及，不得不暫時維持原狀。可是到了他們統治局面稍告穩定以及政策上的需要時，便悍然着手轉變，末期連生活方式也要向日人看齊，一切風俗習慣，必須以日人爲準，成了日人的附庸。

臺灣總督初任樺山資紀、二任桂太郎、三任乃木希典，均因軍馬倥傯，且見識及任期的關係，未暇殖民地建設，臺灣的佈置是始自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合作時代，可是這也不是一蹴可幾，需時約二十年，到了民國十年代（日大正十年代）「大功」於是才略告完成，臺灣的殖民地性格於此時前後定型，它是「大日本帝國」重要的「一環」，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原料供給地，也是日本良好工業製品的消費市場，而且一切都是獨佔的，可以暢所欲言，不容許任何國家分羹，臺灣大多數老百姓祇是唯唯諾諾的羔羊，「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口號於是實現。

我們從上面所提的情形，也可以知道清代末期到日據時期的初時，正是台澎以及台人的生活變動最劇烈的時代，臺灣由中國領土的一小部份於此橫被割讓爲日本的殖民地

，三百萬的台人也由中國人轉變成爲異國的被統治者，當然他們的殖民地建設是徐緩的，臺灣社會也是隨之慢慢變化的，而這些建設、這些變化也多配合世界的進步，含有世界性的因素是不消說的。

治臺灣史的史家，很少人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甚至漠視不顧，任憑所有文獻資料徒然散失，筆者早就洞察這一時期的臺灣史在整部臺灣史上的重要性，關心此事，而且着手整理，可是由於非專門人才，成就有限，這是很慚愧的事。

照片不消說也是資料的一部份，更是某種事物的見證，其重要性是不待贅言的。臺灣之有照片，似是始自日據時期。清末的照片，現在殊不多見。雄獅美術雜誌發行人李賢文先生素來關心本土史事，此次費了經年的時間，從事這一時期有關臺灣各方面的照片之蒐集，舉凡先民墾植山林、以及清末日據初這一大變動時期省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服飾、婚祭、廟會、節慶、娛樂，以及交通工具、房舍、街道、城門等，或教育、戰爭、文人墨客、各行各業等，幾乎當時的動態、靜態資料圖片都有蒐集，這些都是當時貴重的寫照，也是事與物的見證。今雄獅圖書公司把這些照片整理，分門別類編輯爲一書，繼「攝影中國」之後，公諸於世，筆者以從事這一時期的研究者而言，無異是稀世奇珍，也是每一身居此地的人必備的紀錄和書籍。

# 台灣早期照片有關建築

□李乾朗

## 及街道景觀的說明

透過精密寫實的照片來回顧近百年來的臺灣景物是很耐人尋味的，它讓我們重新再回味過去這段頗富戲劇性的歷史，也許其中的人物情景都還在地方野老的經驗中。對於這個最近的過去，我們似乎都可在古建築物斑駁蒼老的牆壁上讀出來。書中所輯的建築及街道景觀的古照片雖然尚非最重要的作品，但仍然非常具有代表性，能客觀而忠實地將各個時代的氣氛呈現出來，是難能可貴的。

這些照片中的建築物都隱藏著一段輝煌的歷史，有的今天仍然昂然屹立在街頭上；有的默默地退隱在某個沒有人知道的角落裏；更坎坷的，有的早已崩潰於急速的現代化震撼下，片瓦不存了。近年來關心文化的人都開始呼籲要有計劃地保存歷史性的建築物，因為這些建築的存在能夠為歷史作見證，為歷史作詮釋，它們說明了臺灣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所扮演的悲壯的角色。更因時空是如此的逼近，只不過是我們上兩代的事而已，當我們仔細觀察老照片中的景物時，竟會悠然升起一種熟悉感。建築的樣式很敏感地表現著時代的價值觀，表達著時代的技術水準，更重要的是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生活、文化。在這個島上，近百年來除了中國傳統建築外，又先後出現了英國及加拿大的宗教建築、德國及美國的商行建築、日據後的日本建築、文藝復興建築及初期的現代建築。看這些建築物，猶如在翻閱一部簡單的臺灣近代建築發展史。

清代遺留下來的城門、廟宇及古宅是我們寶貴的文化財產，也是文化命脈，它們最

能說明臺灣與大陸在血統上沿續的遺傳。日據時期日人蓄意毀之，所剩不多，現在我們就得盡全力拋開一切困難加以維護保存。至於散在通商口岸的西洋建築，它們說明了清末中西接觸下的一些難題，這些建築物爲了要在中國生存，有某些程度作入境隨俗的妥協，大體上表達出來的面貌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然而我們看到日據時期的建築時，發現一個強大的形式被迅速地移植進來，那是日人自明治維新之後所醉心吸收模仿的西歐文藝復興建築。一九三〇年代之後，初期的現代建築也在此萌芽生根了。在照片中，我們將清楚地看到這些不同來源、不同樣式的建築是如何在街頭上並存著，並各自閃耀著光彩。傳統是必須兼容並蓄的，但它遭到非操之在我的外來強迫性壓力時，或出自本身愚昧的忘本媚外心態在作祟時，更讓人覺得傳統岌岌可危，有斷根之虞。相信，觀察這些早期照片對我們未來文化的開展應有可貴的啓示。

照片來源大略是這樣的：從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五口通商之後，西方的商人及傳教士大量湧入中國，照相機也隨著被引入中國。臺灣的滬尾（淡水）、大稻埕（臺北）、打狗（高雄）及安平則被劃爲外人居留地。我們推斷如果能够得到臺灣最早的照片，很可能不會早於一八五八年。目前可以看到的臺灣早期照片，除了屬於私人的肖像或家居照片外，大約可以一八九五年日本據台爲界，分成兩個部分。

一八九五年之前的照片多爲西洋傳教士或洋商所拍攝，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間，臺灣南部有蘇格蘭教會，北部開始有加拿大長老教會出現。較早的有來自菲律賓的聖多明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高雄、屏東一帶活動。洋商則以淡水、大稻埕等港口爲多。他們可能爲了好奇，或紀錄資料的動機，曾拍攝一些照片。數目可能不多，有少數曾刊在他們的私人或官方出版品上。了解這點，只是讓我們推測這類作者的身份背景有點線索而已。事實上，這些照片的作者均無可考。馬偕在他的From Far Formosa書中所用的照片可能即爲其所攝，其中十多張圖片皆攝於日軍來台之前，可以看到光緒初年臺灣

漢人的服飾。同時也有數張可能是最早的有關臺灣原住民的圖片。這類由傳教士或洋商所攝的照片，說不定現在仍由其後人珍藏著呢！

至於一八九五年之後的照片則多為日人所拍攝。當然，臺灣人也有一些作品，可能多為私人家居照片，公開流傳的可能性不大。日據後的照片數量顯然非常多，這是有原因的。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最初幾年中，雖然各方面無法安定，但日人初次得到殖民地，便也好奇地蒐集有利於其統治的資料，包括地理、民俗、生活習慣、風景等照片。但目前所能發現的這類照片，大都褪色了。而且若非對臺灣的清末城市有相當了解者，也無法認出到底是那個地方的景物。然而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九年大約二十年間出現了非常可觀的照片。大概那時候照像機不普遍，如果手上能擁有一部的話，便不擇題材到處拍了。我祖父是個照像迷，家族及親戚朋友現在都還可以看到他們在民國初年的像片，家祖母說他連白菜及菜頭（蘿蔔）都拍。這一段時期，適值第一次歐戰告終，臺灣的環境非常景氣，是建設最多、建設最盛的大建築物、風景區公園等都被拍下，印成明信片廣為宣傳。

另外在一些研究臺灣地理、資源及風土民情的官方出版物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照片，品質都具有很高的水準。至於日據後期的照片就非常普遍了，各主要城市裏寫真館（即照像館）林立。較著名的有臺南的遠藤陸郎、井上寫真館及臺北的勝山吉作、吉田恒男、宮崎繁一等。大體上來說，除了私人家居的照片外，一般屬於特殊用途的照片（如風景介紹、建築物落成紀錄等）中以公共建築物、街道景觀及風景居多，人物及風土習俗次之。尤以高山族原住民的資料照片最多，似乎曾引起很多人研究的興趣，而且臺北附近的照片似乎又比中南部多。

本書有關建築及城市方面的照片只能採取簡約的說明，拍攝年代可考者則註出，不可考者也大約可以圖中的建築樣式、街道景象及人們的穿著去猜測了。



盛裝之台灣婦女 攝於1896年（謝國城提供）  
Taiwan ladies in formal dress (1896)



母女之婚俗照片 攝於1896年 (謝國城提供)

Mother and daughter at a marriage ceremony (1896)



小姑娘 攝於1896年（謝國城提供）

Lass (1896)



小姑娘 攝於1896年（謝國城提供）

Lass (1896)

閩南移民家族照片 An Amoy immigrant family

